

# 小说精选

十年精华

(夏)

《小说精选》编辑部 选编

荟萃中国文坛近十年来最经典、最优秀的中短篇小说

池莉 张抗抗 孙春平 杨少衡等顶尖作者强强组合

一本不可多得的小说精品选集，一部精彩纷呈的小说阅读盛宴

# 目 录

## 【中篇小说】

|     |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001 | 金盏菊与兰花指 | 池 莉 |
| 018 | 去维多利亚   | 张抗抗 |
| 038 | 紫蔷薇影楼   | 乔 叶 |
| 081 | 穿铠甲的人   | 姚鄂梅 |
| 125 | 痛苦无绯闻   | 李治邦 |
| 156 | 好日子     | 曹多勇 |
| 183 | 第三棵树是和平 | 须一瓜 |
| 237 | 老师本是老实人 | 孙春平 |
| 289 | 祝愿你幸福平安 | 杨少衡 |
| 331 | 一树丁香    | 倪学礼 |

## 【短篇小说】

|     |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|-----|
| 371 | 山歌天上来 | 韩少功 |
| 427 | 手     | 苏 童 |
| 440 | 天地之间  | 何玉茹 |
| 453 | 守护古城墙 | 聂鑫森 |
| 465 | 颤 栗   | 海 飞 |
| 484 | 赶 羊   | 漠 月 |

中  
篇  
小  
说

ZHONG PIAN XIAO SHUO

中  
篇  
小  
说



池莉

池莉,专业作家,现居武汉。为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,武汉市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席,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,武汉市政协常委。

八十年代初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至今。主要作品有:《池莉文集》(七卷),长篇小说《来来往往》、《小姐你早》、《水与火的缠绵》、《所以》等;中短篇小说《烦恼人生》、《让梦穿越你的心》、《致无尽岁月》、《云破处》、《一夜盛开如玫瑰》、《生活秀》、《看麦娘》、《有了快感你就喊》等;散文《老武汉》、《怎么爱你也不够》、《熬至滴水成珠》、《来吧孩子》等;历年来获得全国各种文学奖项共约60余项。多部作品有电影电视改编。另不断有英文,法文,德文,日文,韩文等文字的译著出版。

## 金盏菊与兰花指

——谨以此小说作为一个纪念

□池莉/文

清晨,虞硕果醒了。虞硕果就这么醒了,一种恬静的醒,纯净的醒,一种身体的融化,从遥远的初蒙状态,渐渐走向现在。她的眼皮,轻轻地动弹着,开初是慵懒而酥软的,接着是有了劲道的模样,再一努力,眼皮一睁开,人就彻底地醒过来了,虞硕果来到了现在。

这样的醒来,是欢喜的醒来;这样的欢喜,绝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获得的,因为欢喜是一种境界,要么存在于天真未凿之中,要么获得于修持解悟之中。也许是虞硕果现在才四岁的原因吧?四岁是人生最宝贵的第一个年龄阶段,在这个阶段里,人的智性开始苏醒,所有的人人性本能都被智性点拨着,提拔着,微风鼓吹火苗苗一般,在大自然的风中起舞,自由天成,信马由缰,婀娜多姿。你就这么远远地看看吧,你就这么闭目想想吧,一个四岁小姑娘恬静地醒来,该有多么的美丽。

天气好的时候,虞硕果根本无须出门看天气。好天气的日光是亮堂堂的,精神抖擞的,又勇敢,又大胆,又有冲击力,又有感染力,让整个房间与满屋家具,都是亮堂堂和精神抖擞的;它还会在穿透窗帘每一缕纤维的同时,把织物的原始气息携带出来,灌注在房间的空气里,让户外的清新气息直接铺撒到床上。虞硕果怎么能够不知道今天是好天气呢?

虞硕果醒了,好天气让她赏心悦目。小姑娘舒适又安详地躺了片刻,然后大声地宣称:“果果醒了!”

虞硕果醒了,她就不叫虞硕果了。虞硕果是她父母为她取的名字,三个字,很正规,以姓氏打头,首先表达一种家族继承关系。小姑娘是不肯理睬这些意义的。她从来都称呼自己为“果果”。社会还另有一种的约定俗成,远在虞硕果出生之前,就已经存在,即每一个人的第一人称都应该称“我”。待虞

硕果出生,她竟然丝毫不与约定俗成通融,她认定自己只是“果果”。在她人生第十一个月的某一天,她开口就自称“果果”。

“妈妈,果果要抱抱。”

“果果来了。”或者“果果要走了。”

从此,无论大人们怎么教导和纠正,或声色俱厉的呵责,或苦口婆心的诱导,对小姑娘都无济于事。小姑娘一坚持,就是漫长的三个多春秋,以至于她那性格强硬的父亲,专制独裁的幼儿园班主任,以及她所居住的一碗汤住宅小区的所有邻居,都在不知不觉中,顺从了小姑娘的个人意志。

“果果醒了!”虞硕果又一次宣布了自己的醒来。

在这一次宣布的时候,小姑娘感到了自己声音的空荡荡。她的眼珠立刻炯炯发光,充满了对于现实的质疑、猜测与警觉。难道果果身边会没有任何人吗?难道爷爷奶奶会同时不在家吗?对于虞硕果来说,一觉醒来,发现自己独自处于一个空荡荡的家中,这个世界顿时就变得不可解释了,因为这是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状况。

世界一旦变得不可解释,立刻就会滋生一种不可捉摸的惶恐。虞硕果一骨碌坐了起来,开始使劲地揉她的眼睛和鼻子。惶恐常常依附在小孩子的眼睛和鼻子里,虞硕果使劲地要把它们驱逐出去。然而虞硕果是一个喜欢说话的孩子,语言是她最强大的武器。她开始自言自语地说话。

“爷爷,果果醒了。你还在菜市场吗?还是在花鸟市场?我知道了,你又在花鸟市场逗那只鹤哥了。鹤哥会不会告诉你,说果果醒了——噢,不会。”

“奶奶,果果醒了。你还在广场上跳舞吗?太阳出来了,你们还跳吗?还跳就会很热的,你应该回家了,再不回家果果就饿肚子了。”

“妈妈,果果醒了。果果知道妈妈在香港,很远,要坐飞机。妈妈要生小宝宝了,生了小宝宝,才可以回来,要不然肚子太重了。”

“爸爸,果果醒了。你一定在上班的路上。果果也知道,爸爸很忙很忙很忙,总是要工作呀要工作呀,果果醒了应该自己管理自己。”

“弟弟,果果醒了。你醒了没有?起床了没有?香港今天有没有太阳?我们“一碗汤”花园今天出太阳了。好了,弟弟,果果不需要你回答。果果的弟弟不说话。果果知道弟弟只听别人说话,自己不愿意说话。可是,你为什么不愿

意说话呢？果果愿意说话。”

虞硕果坐在床头，大声地说话，说得非常认真。她用语言把自己的亲人都寻找了出来，感觉着他们真实的存在。这么一来，虞硕果就踏实了一些。小姑娘依赖这种踏实感，努力保持着一种体面的平静。她一本正经地绷着小脸蛋，向这个异常的世界发出了她豪迈的宣言：“果果不怕，怎么样？果果也不哭，怎么样？”

好天气给了虞硕果莫大的安慰和胆量。亮堂堂的房间和光艳灼灼的窗帘，都使惶恐无处藏身，它们从虞硕果心里钻出来就没有了，再钻出来又没有了。情绪稳定了一会儿，虞硕果忽然发现自己的小手可以捏成拳头了。它们在刚刚醒来的时候，总是又松软又怠慢，不听人的指挥，好像不是小姑娘自己的手。这种状况，最初吓坏了虞硕果，后来就变成了她的人生经验，她就不害怕了。人生就是一个把害怕变成经验的过程，生活在默默教导虞硕果，而虞硕果居然心领神会，她就是这么一个聪慧的小姑娘。

虞硕果低头看着自己的手，试探地捏了几次拳头，越捏越有劲。于是小姑娘宣布：“果果要起床了。”

虞硕果说完就掀开毛巾被，屁股一撅，爬了起来，再哧溜下床，光脚丫子急急忙忙触摸地板，生怕摔跤，之后噤噤跑过去，刷地拉开了窗帘。金色的阳光和浓郁的新鲜空气一下子涌了进来，虞硕果呵呵笑着跑开了。小姑娘躲在窗帘下，鼻孔夸张地呼吸着，眼睛也夸张地眨巴着，太阳照花了它们。细碎的泪珠子，从毛茸茸的睫毛里被挤出来了。泪水滋润了眼睛，她的视力很快就恢复了。小姑娘根本无暇也根本无意要去擦掉欢喜的眼泪，她就这么挂着闪闪的泪珠子，跑到餐桌旁边，拽了一把靠背椅。沉重的靠背椅在地板上肆无忌惮地横行，划出一道道让爷爷奶奶心疼的划痕，小姑娘却浑然不觉。她使出了吃奶的力气，终于成功地把靠背椅拖到了窗台边。虞硕果迅速地爬上椅子，一下子就看见了花园。她家窗户的外面，是走道，走道那边，就是“一碗汤”花园小区里最大的一个花园。花园里砌了一只巨大的花坛，花坛四周全部都是金盏菊。金盏菊一簇一簇的，正在盛开。这花是那种火热而袒露的风格，橙黄色的花瓣，深棕色的花心，从花心里颤微微探出金色的花蕊；每一种颜色，每一叶花瓣，都是厚厚的、稠稠的、推到了极致的丰满浑圆，赤裸裸地

展示着一种耀眼夺目的浓妆艳抹,是不由你忽略的。才四岁的小姑娘,就与采蜜的小蜜蜂一样,面对金盏菊,感受到的,那就是致命的诱惑了。

“果果要出去玩!”看着金盏菊,虞硕果坚决地宣称。

虞硕果溜下了靠背椅,勇敢地去穿衣服。在今日之前,虞硕果还不曾完全独立自主地为自己穿过衣服,都是爷爷奶奶为虞硕果穿衣服。爷爷奶奶为孙女穿衣服,首先要根据天气预报气温冷暖,其次要根据衣服的花色品种。衣服的花色品种,主要是给人们看的。虞硕果虽然暂时生活在大陆的“一碗汤”花园小区,她毕竟还是一个香港居民。香港再怎么回归祖国,那还是要比大陆发达和繁华,香港人还是要与大陆人有所不同。毕竟,邻居们的眼光是很毒的,每时每刻,他们都会从虞硕果的衣着上,判断她父亲的经济实力与事业成就。爷爷奶奶做人低调和收敛,轻易不肯炫耀儿子,但是儿子值得炫耀的地方,还是要让人看出来的,果真不要让人们看出来的话,人们就会欺负你了,因此也就只好让人们看出来。人欺穷的,狗咬贫的,叫化子出门要带棍的——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,你能够怎么办?因此爷爷奶奶为虞硕果穿衣服,一向都是不肯有半点马虎的,每天都要换款。今天爷爷奶奶不在家,今天虞硕果就没有换款,她还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是一个马虎不得的世界。虞硕果非常马虎地扯过昨天夜晚脱下的T恤衫,把它又套在了身上。T恤衫是反的,反面的T恤衫到处是缝口和线头,胸脯上“史努比”的图案反着,模模糊糊很像是衣服脏了。

衣服脏了,对于小孩子,也没有意义。顺利地穿上了衣服,虞硕果很有几分得意,原来穿衣服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一件事情,大人們的包办因此显得多余和愚蠢。踌躇满志的虞硕果一副驾驭生活的模样,穿好衣服之后,她就去了卫生间。她踮着脚尖,自己挤了牙膏。在刷牙的时候,自来水的水声激起了她的尿意,她便赶紧夹起双腿,放下牙刷和杯子,去马桶上撒尿。从墙上的镜子里头,虞硕果看见一个小姑娘,头发蓬乱,口边沾满白色泡沫,她知道这就是自己。她对镜子叫道:“果果。”她朝镜子噗了一口泡沫,笑了,笑的同时打了一个尿噤。可是,四岁的小姑娘哪里知道,生活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。在任何人的生活海洋里,都可能布满暗礁险滩,哪怕是四岁的虞硕果。果然,暗礁险滩说来就来了。虞硕果在撒尿之后继续洗脸梳头,这时候,她发现了问题,

卫生间里有一种声音久久不肯停息！已经有不少人生经验告诉虞硕果，许多事物的正确与否，都是由时间来界定的。比如幼儿园里上课的迟到与早退；比如一天要在早中晚的时间吃三顿饭；比如飞机到了它规定的时间就一定要起飞。那么，为什么他们家的卫生间里，有一种声音响了很久很久呢？虞硕果警觉地举目四望，郑重地搜寻和判断着，问题很快就被她查找出来了，这就是：马桶还在冲水。在虞硕果使用了马桶以后，它的冲水就再也没有停下来。虞硕果返回马桶身边，倾听着冲水的声音，眉头渐渐地皱了起来。

“马桶，你怎么啦？”虞硕果问道。

马桶没有回答，却还在继续冲水。虞硕果拍拍马桶又摸摸马桶，与马桶进行着友好的交涉。她说：“马桶，你已经把果果的尿冲走了，你可以不工作了。”然而，马桶还是哗哗地冲水。虞硕果小心翼翼地揭开了马桶盖，把脑袋探过去观察，她发现在马桶的边沿，水在不断地涌流出来。这无穷尽的涌流，会导致什么结果呢？虞硕果不得而知。新的惶恐降临了。

虞硕果忐忑不安，问：“马桶，你坏了吗？”

虞硕果恍惚中也感到马桶可能不会与她对话，现实生活与动画片大约还是有区别的。问题是，虞硕果必须对马桶说话，她可以依靠和使用的只有语言。虞硕果换上了威胁的语气，她说：“马桶，你要是不听话，果果就让爷爷奶奶不要你了！他们会砸掉你，换上一只新马桶！你不相信我的话吗？果果的弟弟两岁了，一直不肯说话，患了自闭症，果果的妈妈就又要生一个新弟弟了。果果的妈妈肚子很大，这是你看见过的。她的肚子里面装的就是新弟弟。”

等待了一刻，虞硕果没有得到理想的效果。小姑娘再也没有办法了。可怕的后果出现在她的眼前。她焦急地问：“马桶，你这样下去，会发洪水吗？就像电视里面的那样。你会淹掉果果和果果的房子，还有花坛和房子，是吗？”马桶置若罔闻，只管无情地流水。惶恐渐渐地强大起来，一朵乌云遮住了太阳。虞硕果的眼睫毛上面，再一次挂满了细碎的泪珠。这哀伤的泪珠与先头那欢乐的泪珠是那么不同，它们打湿了小姑娘的睫毛，粘合在一起的睫毛成了泪珠灰暗的阴影，使小姑娘的眼睛变得那么绝望和无助。

突然，虞硕果夺路而逃。难道她不是可以跑到屋子外面去吗？难道她不

是可以远离空荡荡的房间和可怕的马桶吗？难道外面不是有太阳和许多大人吗？可是，虞硕果猛力地一拉，并没有打开他们家的大门。大门从外面锁上了！小姑娘诧异异地大叫一声：“锁了！”顿时，世界又变得无法解释了！爷爷奶奶怎么会把小孩子锁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呢？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以至于马桶出了问题小孩子无法逃离马桶！先前虞硕果是那么地勇敢，自己起床，自己穿衣服，兴兴头头的，那是因为，她从来都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在一个不自由的空间里！原来大门早就被锁上了！大人们剥夺了她自由活动的权利！小姑娘的脖子涨红了，青色的血管受惊的小动物一样不断悸动，意想不到的屈辱感使她的眼睛再度被泪水模糊。

“果果不哭！果果就是不哭！”虞硕果倔强地叫着，她不肯让泪水流出自己的眼眶，她要用某种行为表达自己的愤怒和反抗。

马桶还在哗哗流水，大门锁得牢牢的，屋子里头险象环生，现实是如此严峻！虞硕果跑到窗前，攀援着靠背椅，磕磕碰碰地爬上了窗台。他们家居住在一楼，窗户外面安装着粗壮的金属防盗网。虞硕果站在窗台上，双手紧紧抓住防盗网，对着户外高声叫道：“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果果要求救命啊！”

“果果要求救命”是一个特别的句式，是虞硕果独特的语言。一个四岁小姑娘，奶声奶气高喊救命，成年人都会感到十分有趣。一个路过的邻居，已经用遥控器把他的小汽车“叭”的一声打开了，听到虞硕果的呼喊，他笑了。他立刻转身回头，来到了果果的窗前。

虞硕果说：“叔叔好，果果要求救命！”

我知道果果要求救命了——男人开心地说。男人手指上甩着车钥匙，泰然自若地与虞硕果说话。男人非常肯定地告诉果果，果果没有丝毫的生命危险。马桶冲水装置的坏掉，是一件日常小事。她被爷爷奶奶锁在家里，更是日常生活的常识，现在坏人很多，果果还太小，小到完全不足以判断和抵抗坏人的欺骗和伤害，只有锁上；才能保证她的安全。明白了吗？

虞硕果回答：“果果明白了。果果谢谢叔叔！”

男人说：“不用谢，果果真棒！”

世界被解释了。惶恐消散了。得到有能力解释世界的成人的夸奖了，虞硕果的屈辱感被自豪感替代了。原来这个世界是可以瞬息变化的呵。虞硕果

透过防盗网,看着眼前的一切,许多新的感受,从她熟悉的环境里生长出来。小姑娘目送叔叔开车远去,四岁的瞳孔定定的,纯纯的,一片月白风清,这月白风清里却蕴含着悲喜交加的感慨,这感慨竟然就来自早上这短短的一个多小时。虞硕果非常明确地喜欢上了这位叔叔。刚才,这个男人对她说话的时候,小姑娘一直注视着他。这个男人的喉结锐利有力,牙齿与鼻梁坚实英武,他开朗的大笑,胸有成竹的轻松,那么简洁那么合理地解释马桶与门锁的道理,简直就像完全把握了这个世界。成年人的成熟、强大与浩然的风度就像金盏菊一样,在小姑娘面前粲然开放,催生了小姑娘心田里对于成长的无比羡慕与渴望。

一只名叫笨笨的狗,看见了虞硕果,便来到窗前,掀起后腿,朝一棵遮阴树的树干反复撒尿。虞硕果说:“笨笨,你可以去广场上找果果的奶奶吗?”笨笨看了看虞硕果,目光是柔和的,但却也是糊涂的,它犹豫了半天,还是围绕树干撒尿去了。虞硕果说:“笨笨,笨笨,你可真是笨呵!”

尽管不再惶恐,尽管不再屈辱,尽管不再有生命之虞,但是时间的概念,是虞硕果已经懂得的客观标准。现在时间又过去了半个多小时,已经是上午九点多了,爷爷奶奶是不应该还不回家的。以前他们总是在七点半与八点之间就回家,从来不会超过这个界限。焦急与烦躁,开始让虞硕果不安起来。又过了一刻,小姑娘在窗台上跺脚了。跺跺,再跺跺,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。她高声道:“果果急了!”

在一些人万分焦急的同时,另一些人却悠哉游哉,生活就是这样,永远都没有绝对的公平。一个年轻女人,从楼房的门洞里出来了,她一手端着茶杯,一手握着手机,目光散漫地看了看天气,伸了一个很懒的懒腰。虞硕果说:“阿姨好!”年轻女人吓了一跳,寻着声音找过来,发现了窗台上的虞硕果。虞硕果又说:“阿姨今天好漂亮。”年轻女人一下子就来了劲,跳起来,热情地摸了摸小姑娘的脸蛋,说:“呷——果果。你这个小八哥,嘴巴越来越巧,越来越甜了!真是小孩说实话,糯米打糍粑。果果的确是个讨人喜欢的小八哥。”

虞硕果说:“果果急了!”

年轻女人说:“果果,你再说说,阿姨今天手气好吗?”

虞硕果说：“当然好。”

年轻女人说：“当然！果果居然还会说‘当然’！当然好！太好了！阿姨今天借果果的吉言，要是赢了，就请果果吃麦当劳！”

虞硕果说：“阿姨，阿姨，果果急了！”

年轻女人说：“急什么急，小孩子，幸福的童年，果果好好呆着，阿姨要去打牌了。”

虞硕果跺脚了，说：“果果真的急了！”

一个中年妇女过来了，手里也端着一只茶杯，另一只手里捏的一只小钱包，手腕上缠着一条擦汗的毛巾，这也是一副打麻将的行头。她斜眼看着年轻女人，老大瞧不上的模样，说：“果果急了。你听见还是没有听见？也不问问孩子急什么。还没有上桌，魂都不在了，这德行，还想赢！”不等年轻女人回嘴，中年妇女与虞硕果说话了，十分慈祥地问：“果果，小乖乖，急什么呀？告诉伯伯好不好？”

虞硕果说：“果果的爷爷奶奶到现在还没有回家！果果给锁在屋子里头了！”

年轻女人撇撇嘴，嘲弄道：“看看，小孩子，有什么急事？什么事情，总是被你说得过分严重。果果听话！你爷爷奶奶肯定马上就会回家。大人不在家，小孩子当然要被锁在家里，免得被人贩子哄走，免得遭坏人绑架。”

中年妇女又斜了年轻女人一眼，说：“你有没有脑子啊？看看现在几点了啊？果果在家里，他们老两口什么时候超过8点回家的？果果当然要着急了。一个四岁的小姑娘都知道着急，你就不知道？”

虞硕果说：“果果真的急了。请伯伯去找果果的爷爷奶奶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！”年轻女人快嘴接话，说：“果果放心，伯伯肯定会帮助果果的。”年轻妇女幸灾乐祸地对中年妇女说：“去吧，去给果果找人吧，你有脑子，有思想，有灵魂，赶快去为孩子找爷爷奶奶吧。”

中年妇女又狠狠地横了年轻女人一眼，说：“你少将我的军！哦，你以为我舍不得麻将啊？你以为我不是真心地想帮助小孩子啊？那你就错了！我走了，三缺一，你也玩不成，还乐什么乐？”

年轻女人说：“咳，三缺一怕什么，找人凑角呗，这小区多的是闲人，你吓

我？”

虞硕果说：“伯伯，果果快要急死了！”

中年妇女恼了，冲着年轻女人说：“我吓你？你这种人，还值得我吓你？好吧，今天我不打牌了，你去找人凑角吧。你走吧走吧！当我死了！今天我不打牌！”

不打牌的宣言到底吓唬住了年轻女人，三缺一的凑角有时候不是那么好解决的，麻将瘾来了，难熬得很呢。年轻女人妥协了，露出讨好的笑容，说：“哎呀哎呀，一大早，人没有到齐，无聊，逗逗嘴罢了，还搞得像真的了？对不起，好不好？”

虞硕果摇撼防盗网了，叫道：“果果急死了！果果急死了！”

年轻女人提高声音说：“对不起了！好不好啊？”

中年妇女鼻子里哼道：“我也不需要你道歉。你知道我的脾气就行了。我这个人，连蚂蚁都怕，还就是不怕威胁。”

防盗网纹丝不动，倒是虞硕果自己的身体，就像狂风暴雨中的垂柳枝，胡乱地摆摇。坐在树下的笨笨受了感染，站了起来，汪汪地叫唤。虞硕果用恼火之极的尖嗓子叫起来：“不要吵架了！果果不要听！不要！不要！果果急了！果果要爷爷奶奶——！”

年轻女人捂了耳朵，一个大步跑开了，站在马路上，说：“这小东西被娇惯坏了！小人精，管大人的闲事，发人来疯。哎呀，一个小孩子，锁锁算什么，哪个孩子不是锁大的。走，我们走了，不理睬她。”

中年妇女偏是要与年轻女人不同的，她说：“你这个人哪！半点爱心都没有吗？大人与一个小孩子计较什么？就是我们要走，也要给孩子一个说法，让她安心嘛。”中年妇女转向虞硕果，表情就十分慈祥了，她说：“果果，小宝贝，果果是个聪明孩子，你想想，城市这么大，街道这么长，果果的爷爷奶奶在哪里，我怎么能够知道？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，怎么去找他们？”

小姑娘对两个妇女已经失望了。她们的对话与争吵，小姑娘不完全懂得，但是她懂得了她们要去打麻将而不会去为她寻找爷爷奶奶。

小姑娘不理睬中年妇女的慈祥了。她使劲叫唤：“果果急了！果果急了！爷爷——奶奶——你们在哪里——”

中年妇女有一点尴尬。年轻女人见状,在一旁低头暗笑。中年妇女说:“现在的小孩子怎么这个样子呢?这么不讲道理,这么凶啊!”

老黄黄过来了,推着她的清洁车,接上了中年妇女的话,说:“果果这脾气,是有钱人家小孩子的脾气啊。”老黄黄是“一碗汤”的保洁员,负责这一片花园的清洁卫生。老黄黄的短发稀稀疏疏,毛毛糙糙支棱着,一看就是一个为生活所迫放弃了体面的粗糙女人;加上她脸上的肉往下垮了,颧骨那里的肉却又横着走了一道,这就显出她性格里头的蛮横来了。老来发胖,是大多数女人必然的趋势,这胖却是可以绝然不同的,有人胖得温暖可爱,有人就胖得蛮横颓废了。虞硕果不喜欢老黄黄。四岁的小姑娘,凭天然的直觉,就不喜欢老黄黄。可是老黄黄上来就说:“果果,我知道你的爷爷奶奶在哪里。”

虞硕果没有办法了。她急了。她是一个乖巧的小姑娘,马上就对老黄黄说:“伯伯好。”

老黄黄说:“果果叫得不对。”

虞硕果马上增加了内容,说:“老黄黄伯伯好。”

老黄黄嘎地粗声笑道:“小东西的确是精怪呵。还是没有叫对!你应该叫我奶奶。”

虞硕果愣住了,虞硕果说:“你不是奶奶。”

老黄黄说:“你不叫奶奶,我就不告诉你你的爷爷奶奶在哪里。”

虞硕果说:“可是你不是奶奶,你是伯伯。”

年轻女人喝彩道:“好!果果真是一个巧嘴小八哥!果果会看人的年纪。”

老黄黄嗤之以鼻,说:“会看年纪有屁用,她要知道辈分才算聪明。我就是她的奶奶。你们哪里知道,当年我和她奶奶同一个车间,同一个师傅,她是大姐,我是小妹,我们长期都是姐妹相称的,大家公认我比她心灵手巧。还不是后来她的运气好,我的运气不好。她摊了一个好丈夫,是离休干部;又摊了一个好儿子,分明也就是在公安厅做事情的,可是一搞改革开放,不知道怎么的,就混成了一个香港居民,还娶了香港老婆,还大把捞钱,还可以生三个孩子。搞得高人一等,好像不是中国人了。我呢?自己下岗,丈夫下岗,儿子也下岗,快三十岁了也还没有媳妇。到如今,她的奶奶做太婆,住在儿子给她买的高楼大厦里,我呢,给她打扫花园做老妈子。这小东西还势利得很,还

不肯叫我奶奶。”

虞硕果生气地说：“你就是不是奶奶！”

年轻女人“嗤”了老黄黄一声，说：“果果把你叫年轻了还不好啊？真是不知好歹。”

中年妇女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，立刻劝阻说：“老黄黄，老黄黄！当着孩子的面，就不要说这些事情了。果果可是个人精，会听话的，你看她眼睛鼓得圆圆的，生气呢。”

老黄黄说：“她把眼睛鼓成蛤蟆，我也不怕。”

虞硕果把胳膊叉了腰，说：“果果不怕大人！”

老黄黄说：“我还不怕小人呢！又不是凭本事发家致富，靠的是混乱，腐败，拍马屁，靠钻政策的空子，这种运气给我，我还不一定敢要呢。三十年河东，四十年河西。我倒要看他能够得意多久，现在抓腐败干部，省长都被枪毙了，我倒是要等着看看。”

中年妇女说：“老黄黄你胡说什么呢！果果才四岁呀！你看你怎么是这么一个人！”

年轻女人说：“让她胡说吧。她心里窝火，你不让她发泄，说不定哪一天她憋急了，给咱们公寓放一把火，咱们都遭殃。”

老黄黄倚疯作邪地说：“那是啊！托生做了中国人，就是有革命性。再要发生革命，我就把你们的楼房烧了，把你们都砍了。”

虞硕果突然叫起来：“老黄黄——果果的爷爷奶奶在哪里——”

虞硕果连声叫道：“告诉果果！告诉果果！告诉果果！”

“小东西！”老黄黄也嚷起来：“你也敢叫我的绰号！看我不整死你！我就不告诉你！就是不告诉！”

虞硕果叫道：“告诉！告诉！告诉！”

虞硕果拿脚踢防盗网了，冲着老黄黄的方向。老黄黄下意识地躲闪了一步，操起一只大大的竹扫把，去横扫防盗网。中年妇女拽住了老黄黄。中年妇女说：“你干什么？今天病了？果果才四岁，四岁！才多大的孩子啊！就算她爸爸是贪污腐败分子，四岁的孩子总是无辜的吧。”

老黄黄龇着她的大黄门牙，眼冒精光，说：“才四岁又怎么样？革命来了，

鸡犬不留。几天没有闹革命,你们就忘记了!”

年轻女人从清洁车里捡起一只抹布,对准老黄黄扔过去,打中了她,说:“讨厌!这才过了几天安逸日子?一口一个革命,一口一个革命,真是够戗!老黄黄你是不是有毛病呵?”

中年妇女越来越严肃了,她正色道:“喂,老黄黄。你今天到底是真是假啊?你是不是忘记了我是业主委员会的成员?住户就是上帝,你忘记我们的服务宗旨了?我们为什么叫‘一碗汤’花园小区?温馨·爱意·奉献是我们‘一碗汤’的关键词啊,我们要提倡的是大家彼此关爱,互相送一碗热汤啊。看来,你大概不适合我们小区的工作吧?再说,你懂不懂人到了这个年纪应该熄熄火,做人莫造孽,你懂不懂啊?”

老黄黄厚着脸皮笑笑,说:“懂啊懂啊。早就熄火了。我这人不过是喜欢开开玩笑,图个嘴巴快活。”

不远处的文化室门口出现了两个老男人,朝这边拍巴掌。年轻女人兴奋地叫道:“喂,他们来了!我们走吧。”

中年妇女脚是动了一下,显然又觉得不妥,停下脚,瞪着老黄黄;老黄黄看了看中年妇女,又看看虞硕果;虞硕果瞪着老黄黄,又看看中年妇女。三个人忽然都顿住了,都不知道对对方说什么才好。就在这个时候,果果的爷爷奶奶出现了。

果果的爷爷奶奶回来了。他们好好的,什么意外也没有发生,只是在银行办一点事情,需要排队。他们没有想到会排这么长时间的队。气氛一下子松动了。老黄黄一脸谄笑地与老人打招呼,立刻就去打扫卫生了。中年妇女告诉老人,说果果今天急坏了,说她们正在劝慰果果,正要替她想办法。中年妇女是一言难尽的模样,最终还是咽下了话头。年轻女人已经在去文化室的路上,步态也不是太急,却把一切都甩在了身后,她懒得操心,一切都是与她不相干的。

爷爷奶奶再三地感谢中年妇女和老黄黄。虞硕果不说话了,她紧紧咬住嘴唇,低下脑袋,眼睛往上翻起来,狠狠看着所有人。

爷爷叫道:“果果!”

奶奶叫道:“果果!”

虞硕果就是不吭声。就是狠狠看着所有人。

奶奶好像忽然才发现孙女站在窗台上，惊叫道：“果果啊，你怎么爬上窗台了？”奶奶又进一步发现孙女的衣服穿反了，奶奶对爷爷说：“看来我们果果今天的委屈受大了。”

奶奶的话音未落，虞硕果的痛哭决堤而出。她“哇”一声大哭起来，滚滚泪水哗哗地奔流。

“果果要哭了！果果就是要哭！”虞硕果抽噎着，宣布了她此时此刻的唯一决定，然后再也说不出任何话来，只是一味地大肆嚎啕。小姑娘的哭，就成了她内心深处的全部表达。

虞硕果一口气痛哭了一个半小时。爷爷拿过手表，守在她身边，不时地看表，看看果果痛哭的时间，是否会超过她的历史记录。虞硕果站着哭，蹲着哭，伏着哭，坐着哭，哇啦哇啦哇啦，不说话，纯粹地哭。她嘹亮的哭声响彻“一碗汤”花园小区。虞硕果哭得红了眼睛，红了眉毛，红了脸蛋，红了脖子，四肢却苍白冰凉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无论爷爷奶奶如何劝慰，道歉，许诺或者打屁股，都不管用。小姑娘一直哭到累坏了自己。很突然地，小姑娘的哭声就哑了，这种情形酷似一只高声鸣叫的知了猝不及防地掉下了树。紧接着，小姑娘就坠入了睡眠。从痛哭到睡眠，中间基本没有过渡。小小的细细的幼稚的鼾声，随后就升起来了，小姑娘脸上的颜色正常了，粉白粉白，唯有嘴唇是红艳艳的，手脚也暖和红润了起来。小姑娘睡得是那么投入和深沉，不一会儿，一挂晶莹的汗珠子就披上了鼻头。

经过一个香甜的长长的睡眠，今天上午所有的经历，都被沉淀在历史中了。虞硕果的眼睛一睁开，就在欢快地忽闪忽闪。爷爷奶奶守候在虞硕果身边。虞硕果心满意足地宣称：“果果醒了。”小姑娘爱撒娇地搂住爷爷亲了亲，又搂住奶奶亲了亲，然后便理直气壮地出门玩耍去了。今天没有谁再敢用繁文缛节来要求虞硕果了。奶奶没有要求虞硕果不许弄脏衣服，爷爷没有要求虞硕果半个小时之内回家背诵唐诗。虞硕果出门的时候，爷爷在看报纸，他装得好像什么都没有看见。奶奶看着虞硕果，微笑着，是非常信任甚至有点怂恿的眼神。受了大委屈的虞硕果今天就是应该好好地玩！虞硕果仿佛明白她获得了某种赔偿，出门的时候，她理直气壮地宣称：“果果玩去了！”